

508
732

德 育 鑑

新會梁啓超任公著



57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飲冰室專集

德育鑑

例言

鄙人關於德育之意見。前所作論公德論私德兩篇。既已略具。本書即演前文宗旨。從事編述。記有之。有可得與民變革者。有不可得與民變革者。竊以為道德者。不可得變革者也。近世進化論發明。學者推而致諸各種學術。因謂即道德亦不能獨違此公例。日本加藤弘之有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一書。即此種論據之崖略也。徐考所言。則僅屬於倫理之範圍。不能屬於道德之範圍。道德之範圍。視倫理較廣。道德可以包倫理。倫理不能盡道德。藉曰道德。則亦道德之條件。而非道德之根本也。若夫道德之根本。則無古無今。無中無外。而無不同。吾嘗聞之子王子之言矣。曰。『良知之於節目事變。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。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。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。故規矩誠立。則不可欺以方圓。而天下之方圓。不可勝用矣。尺度誠陳。則不可欺以長短。而天下之長短。不可勝用矣。良知誠致。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。而天下之節目事變。不可勝應矣。』夫所謂今之道德。當與古異者。謂其節目事變云爾。若語於節目事變。則豈惟今與古異。抑且隨時隨地。隨事隨人。在在而皆可異。如人民服從政府。道德也。人民反抗政府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政府之性質如何。而所以為道德者。異。緘默謹言。道德也。游說雄辯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發言之目的如何。而所以為道德者。異。寬忍包荒。道德也。競爭權利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所對之事件如何。而所以為道德者。異。節約儉苦。道德也。博施揮霍。亦道德也。則因其消

費之途徑如何。而所以爲道德者異。諸如此者。其種類恆河沙數。累萬紙而不能盡也。所謂道德進化論者。皆謂此爾。雖然。此方圓長短之云。而非規矩尺度之云也。若夫本原之地。則放諸四海而皆準。俟諸百世而不惑。孔子所謂一以貫之矣。故所鈔錄學說。惟在治心治身之要。若夫節目事變。則臚舉難殫。特原以往。應之自有餘裕耳。公德私德。爲近世言德育者分類之名詞。雖然。此分類亦自節目事變方面觀察之曰。某種屬於公之範圍。某種屬於私之範圍耳。若語其本原則。私德虧缺者。安能襲取公德之嫩名。而僅修飾私德而弁髦公德者。則其所謂德已非德。何以故。以德之定義與公之定義常有密切不能相離之關係故。今所鈔錄。但求諸公私德所同出之本。若其節目。則劉蕺山人譜及東人所著公德美談之類。亦數倍此編之卷帙。不能盡耳。

本編所鈔錄。全屬中國先儒學說。不及泰西。非敢賤彼貴我也。淺學如鄙人。於泰西名著。萬未闕一。憑借譯本。斷章零句。深懼滅裂以失其真。不如已已。抑象山有言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。此心同也。此理同也。治心治身本原之學。我先民所以詔我者。實既足以供我受用而有餘。孔子曰。知及之。仁守之。又曰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。竊謂守而不失。然後其物乃在我。否卽博極寰海。亦口耳四寸之間耳。語曰。豈賣菜也。而求添乎。守爲日道損之義。雖見諂固陋。所不敢辭。

本編不可以作教科書。其體裁異也。惟有志之士。欲從事修養以成偉大之人格者。日置座右。可以當一良友。其甄錄去取之間。與夫所言進學之途徑次第。及致力受用之法門。自謂頗有一日長。不然。安取勦說以禍棗梨也。若夫學校用本。尙思別述。殺青之期。不敢言耳。

乙巳十一月

著者識

德育鑑

目錄

- 辨術第一
- 立志第二
- 知本第三
- 存養第四
- 省克第五
- 應用第六

目錄



—

飲冰室專集

德育鑑

辨術第一

術者何心術之謂也。孟子稱仁術。謂有是術然後體用乃有可言也。又曰。羿之教人射。必志於彀。學者亦必志

於彀。不有彀以爲之閑。學皆僞學矣。述辨術第一。

古之學者爲己。今之學者爲人。語論

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語論

古之學者爲己。欲得之於己也。今之學者爲人。欲見知於人也。程明道語

古之學者爲己。其終至於成物。今之學者爲物。其終至於喪己。程頤語

啓超案論語此二章。學者視爲老生常談。習焉不察久矣。實則爲學不於此源頭勘得確實。直是無用力處。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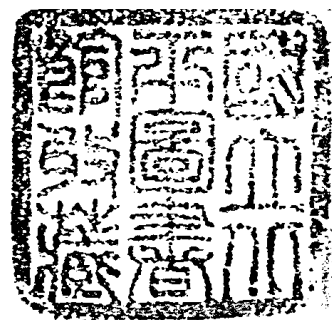
程之解釋最當。

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語論

凡欲爲學。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。今所學果爲何事。人生天地間。爲人自當盡人道。學者所以爲學。學爲人而已。

非有爲也。陸象山九淵

528.5
732



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。然後令他奮發植立。若田地不潔淨。則奮發植立不得。古人爲學。卽讀書然後爲學。可見。然田地不潔淨。亦讀書不得。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。陸象山

入道之路。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。念慮之興。當靜以察之。舍此不治。是猶縱盜於家。其餘無可爲力矣。方正學

今人爲學。多在聲價上做。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。費盡一生工夫。終不可得道。胡敬齋

數年切磋。只得立志辨義利。若於此未有得力處。卻是平日所講。盡成虛話。平日所見皆非實得。王陽明守仁

學絕道喪。俗之陷溺。如人在大海波濤中。且須援之登岸。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。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。是適

重其溺也。王陽明

學絕道喪之餘。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。皆可以爲同志。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。於此以之待人可也。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。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。(中略)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。何啻砒硃美玉。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。正以此道之無二。而其變動不拘。充塞無間。縱橫顛倒。皆可推之而通。世之儒者。各就其一偏之見。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。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。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。而條目又足以自安。此其所以誑己誑人。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。然其毫釐之差。而乃致千里之謬。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。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。莫能得其受病之源。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。若某之不肖。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。悵悵然既自以爲是矣。賴天之靈。偶有悟於良知之學。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。固包藏禍機。作僞於外。而心勞日拙者也。十餘年來。雖痛自洗剔創艾。而病根深痼。萌蘖時生。所幸良知在我。操得其要。譬猶舟之得舵。雖驚風巨浪。顛沛不無。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。夫舊習之溺人。雖已覺悔悟。而其克治之功。尙且其難若此。又况溺而不悟。日益以深者。亦將何所

抵極乎。王陽明

論語所謂異端者，謂其端異也。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，其發端果是爲何，乃爲正學。今人讀書，只爲榮肥計，便是異端。夏廷美

聖門教人，無甚高遠，只是要人不壞心術。狂狷是不壞心術者，鄉原是全壞心術者。錢啓新一本

啓超謹案：居今日而與學者言義利之辨，無論發心體認者，渺不可得，但求其不掩耳卻走者，蓋千百中無一矣。何也？所謂權利思想，所謂功利主義，既已成一絕美之名詞，一神聖之學派，今乃舉其與彼平昔所服膺最反對之學說而語之，匪直以爲迂，且以爲妄耳。吾今爲一至淺之解釋以勸之。先哲所謂義者，誠之代名詞耳。所謂利者，僞之代名詞耳。吾輩今日之最急者，宜莫如愛國。願所貴乎有愛國之士者，惟其真愛國而已。苟僞愛國者盈國中，試問國家前途，果何幸也？驟執一人而語之曰：爾之愛國僞也。未有不艷然怒者，而究其極，果爲真爲僞，苟非內自鞠之，而他人安能察也。試自鞠焉，吾知其中必有兩種人，其一則本無愛國之心，而以此口頭禪可以自炫於天下，冒之以爲名高也。此明察其僞而安之者也。其一則受風潮之刺激，聞先覺之警導，其愛國心激發於一時，自問現在之一念，似未嘗雜以僞者存，而此念之果能確實久持與否，在我抑未能自信也。由前之說，則自暴自棄，甘於爲小人，不足責矣。由後之說，則吾將來或成就一真愛國者，或成就一僞愛國者，其幾甚微而用力不可以不豫也。吾儕無論何人，於並時朋輩中，或其所交者，或其所聞者，必嘗有數人焉。在數年前自命爲愛國志士，同人亦公認其爲愛國志士，而今也或以五六七品之頭銜，百數十金之薪俸，而委蛇以變其節也。或徵歌選色於都會，武斷盜名於家鄉，而墮落不可復問也。則必指名戟手而唾之曰：某

也某也。其平昔所談愛國皆僞也。設其時有旁人語我曰：數年以後，恐足下其亦如彼，則我必艴然怒也。庸詎知彼輩自始固非盡出於僞，如吾所謂自暴自棄甘心爲小人也。其數年前受風潮之刺激，聞先覺之警導，而忽然激發其一念之熱誠，猶吾今日也。顧何以今竟若此，則以承數百年學絕道喪之餘，社會之腐敗已極，自其未出胎之始，已受種種污惡之遺傳性，又自孩提稍有知識，以迄於弱壯，其浸染於無形之惡教育者，至深且厚，及其受風潮之激刺，聞先覺之警導，而忽焉有此一念之熱誠，正乃孟子之所謂外鑠，而前此種種之惡根，與此一念正成反比例者，卒未之能拔，及其一旦離學界以入於他種之社會，則其社會又自有其種種之惡現象相與爲緣，而與前此所留之惡根，如電斯感，如芥斯投，故不轉瞬而所謂此一念之熱誠者，乃如洪爐點雪，銷歸無有也。吾儕自問視陽明先生何如，以陽明先生之大賢，猶曰十餘年痛自洗剔，創艾而病根深痼，萌蘖時生，而吾儕謂一時受刺激，聞警導所發之熱誠，遽足以自信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誠如是也，則我今日所指名唾罵之夫己氏，安保其不爲數年後我躬之化身也。今欲免之，其道何由，亦曰於陸子所謂打疊田地，潔淨。王子所謂援之登岸者，痛加工夫而已。以孔子之言言之，則爲己也。喻義也。此關不勘得真，不操得熟，則終是包藏禍機，終是神奸攸伏。他日必有奪其宮而墜諸淵者，安得不懼，安得不勉。

先師講學山中，一人資性警敏，先生漫然視之，屢問而不答，一人不顧非毀，見惡於鄉黨，先師與之語，竟日忘倦，某疑而問焉，先師曰：某也資雖警敏，世情機心，不肯放棄，使不聞學，猶有敗露悔改之時，若又使之有聞，見解愈多，趨避愈巧，覆藏愈密，一切圓融智慮，爲惡不可復悛矣。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，一時狂心，銷遏不下，今既知悔

移此力量爲善，何事不辦，此待兩人所以異也。

王龍溪叢
先師指陽明○

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。先生喻之曰：此是汝一生大病根。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，雨露之滋，土脈之力，只滋養得這個大根，四旁縱要種些嘉穀，上被此樹遮覆，下被此樹盤結，如何生長得成？須是伐去此樹，纖根勿留，方可種植嘉種。不然，任汝耕耘培壅，只滋養得此根。傳習錄○先生指陽明

啓超謹案：象山所謂田地不潔淨，則讀書爲藉寇兵資盜糧，陽明所謂投衣食於波濤，只重其溺，以此二條參證之，更爲博深切明。蓋學問爲滋養品，而滋養得病根，則誠不如不滋養之爲愈。趨避巧而覆藏密，皆非有學問者不能。然則學問果藉寇兵資盜糧也。近世智育與德育不兩立，皆此之由。

聖人之學，日遠日晦，而功利之習，愈趨愈下。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，而佛老之說，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。雖又嘗折衷於羣儒，而羣儒之論，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。蓋至於今，功利之毒，滌浹於人之心髓，而習以成性者，幾千年矣。相傾以知，相軋以勢，相爭以利，相高以技能，相取以聲譽（中略）記誦之廣，適以長其教也。知識之多，適以行其惡也。聞見之博，適以肆其辯也。辭章之富，適以飾其僞也。是以梟獍稷契所不能兼之事，而今之初學小生，皆欲通其說，究其術，其稱名借號，未嘗不曰：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，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，以爲不如是，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。嗚呼！以若是之積染，以若是之心志，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，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，以爲贅疣柄鑿，亦勢有所必至矣。王陽明

啓超謹案：王子此言，何其淋漓沈痛。一至於此，讀之而不羞惡怵惕，創艾奮發者，必其已卽於禽獸者也。其所謂稱名借號曰：吾欲以成天下之務，而誠心實意，乃以濟其私而滿其欲。吾輩不可不當下返觀，嚴自鞫訊曰：若某者，其能免於王子之所訶乎？若有一毫未能自信也，則吾之墮落，可計日而待也。夫以王子之時，猶曰此

毒淪浹心髓。既已千年。試問今之社會。視前明之社會何如。前明講學之風徧天下。搢紳之士。日以此義相激厲。而猶且若是。況於有清數百年來。學者公然以理學爲仇敵。以名節爲贅疣。及至今日。而翻譯不真。首尾不具。之新學說攙入之。我輩生此間。其自立之難。視王子時又十倍焉。非大豪傑之士。其安能脫此羅網。以自淑而淑世耶。

妄意於此。二十餘年矣。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。無所厚取。自欺二字。或者不至如人之甚。而兩年以來。稍加懲艾。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。正世之所謂大欺。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。皆吾之處心積慮。陰托之命。而恃以終身者也。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。乃先儒論說之餘。而冒以自足。以知解爲智。以意氣爲能。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。則知解之所不及。意氣之所不行。覺其缺漏。則蒙以一說。欲其宛轉。則加以衆證。先儒論說愈多。而吾之所安日密。譬之方技俱通。而痿痺不恤。搔爬能周。而痛癢未知。甘心於服鴆。而自以爲神劑。如此者。不知日凡幾矣。嗚呼。以是爲學。雖日有聞。時有習。明師臨之。良友輔之。猶恐成其私也。況於日之所聞。時之所息。出入於世俗之內。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。其能免於前病乎。夫所安者在此。則惟恐人或我窺。所蒙者在彼。則惟恐人不我與。託命既堅。固難於拔除。用力已深。益巧於藏伏。於是毀譽得失之際。始不能不用其情。此其觸機而動。緣釁而起。乃餘症標見。所謂已病不治者也。且以隨用隨足之體。而寄寓於他人人口吻之間。以不加不損之真。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。至樂不尋。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。大寶不惜。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。如失路人之志歸。如喪家子之丐食。流離奔逐。至死不休。孟子之所謂哀哉。羅念菴
洪光

啓超謹案。念菴先生者。王門之子路也。王學之光輝篤實。惟先生是賴。此段自叙用力。幾經憤悱。與前所鈔陽

明語「學絕道喪之餘」一段參觀。可見昔賢自律之嚴。用功之苦。而所謂打疊田地工夫。真未易做到也。其所云。覺其缺漏。則蒙以一說。欲其宛轉。則加以衆證。託命既堅。固難於拔除。用力已深。益巧於藏伏。此直是勸心入微處。自訟之功。行之者既寡。卽行矣。而訟而能勝。抑且非易。蓋吾方訟時。而彼舊習之蟠結於吾心者。又常能聘請許多辯護士。爲巧說以相熒也。噫危哉。

李卓吾倡爲異說。破除名行。楚人從者甚衆。風習爲之一變。劉元卿問於先生曰。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。曰。人心誰不欲爲聖賢。顧無奈聖賢礙手耳。今渠謂酒色財氣。一切不礙菩提路。有此便宜事。誰不從之。鄒穎泉善○
穎泉東廓之也子

啓超謹案。今世自由平等破壞之說。所以浸灌全國。速於置郵者。其原因正坐是。皆以其無礙手也。然卓吾謂酒色財氣。不礙焉耳。未嘗必以酒色財氣爲聖賢也。而自由平等破壞。則以爲豪傑志士之鵠焉。此正陽明所謂其習熟既足以自信。而條目又足以自安也。故昔之陷溺利欲。弁髦私德者。猶自慚焉。今則以爲當然。豈徒以爲當然。且凡非如是者。不足以爲豪傑。嗚呼。是非之心。與羞惡之心。俱絕。相率而禽獸矣。

學者以任情爲率性。以媚世爲與物同體。以破戒爲不好名。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。以虛見爲超悟。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。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。多矣。可歎哉。王塘南
時槐

啓超謹案。此當時學風敗壞之點也。今日之學風。其所以自文飾回護之詞。雖與此異。然其病正相等。

管東溟曰。凡說之不正。而久流於世者。必其投小人之私心。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。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。何者。見以爲心之本體。原是無善無惡也。合下便成一個空。見以爲無善無惡。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。

究竟且成一個混。空則一切解脫。無復掛礙。高明者入而悅之。於是將有如所云。以仁義爲桎。以禮法爲土苴。以日用爲緣塵。以操持爲把捉。以隨事省察爲逐境。以訟悔遷改爲輪迴。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。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。混則一切含糊。無復揀擇。圓融者便而趨之。於是將有如所云。以任情爲率性。以隨俗襲非爲中庸。以闒然媚世爲萬物一體。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。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。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。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。由前之說。何善非惡。由後之說。何惡非善。是故欲就而詰之。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。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。欲置而不問。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。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。卽孔孟復作。亦奈之何哉。顧溼陽憲成

啓超謹案。此爲矯正王龍溪之說而發也。龍溪爲陽明高第弟子。而其學有所轉手。其言曰。心亦無善而無惡。意亦無善而無惡。知亦無善而無惡。物亦無善而無惡。王學末流之敝。實自此。故晚明儒者多矯正之。今則此種口頭禪。固無有矣。而破壞之說。正與此類。言破壞者。動曰一切破壞。而舊道德尤其所最惡也。一言蔽之。則凡其所揭。癩者皆投小人之私心。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而已。

聖人所以爲聖。精神命脈全體內用。不求知於人。故常常自見己過。不自滿假。日進於無疆。鄉愿惟以媚世爲心。全體精神。盡從外面照管。故自以爲是。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王龍溪

鄉黨自好。與賢者所爲分明。是兩路徑。賢者自信本心。是非非。一毫不從人轉換。鄉黨自好。卽鄉愿也。不能自信。未免以毀譽爲是非。始有違心之行。徇俗之情。虞廷觀人。先論九德。後及於事。乃言曰。載采采。所以符德也。善觀人者。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。惟於心術微處。密窺而得之。王龍溪

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，天下謗議益衆。先生曰：我在南都以前，尙有些子鄉原意思，在今信得這良知，真是真非，信手行去，更不著些覆藏，纔做得個狂者胸次。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。傳習錄○先

先師自云：吾龍場以前，稱之者十之九，鴻臚以前，稱之者十之五，議之者十之五，鴻臚以後，議之者十之九矣。學愈真切，則人愈見其有過，前之稱之者，乃其包藏掩飾，人故不得而見也。王龍溪○先師指陽明

啓超謹案：孔子惡鄉原，孟子釋之曰：恐其亂德，誠以偽善之足以蠹社會也。龍溪解釋鄉原與聖賢之別，最爲博深切明，而陽明自述進學之次第，其早歲中年，且不免此，然則古今能免者幾人耶？陽明自道之而不諱，此其所以異於鄉原也。

夏廷美聽張甌山講學，謂爲學學爲人而已，爲人須求爲真人，毋爲假人。廷美憮然曰：吾平日爲人，得毋未真耶？啓超謹案：吾儕平日爲人，得毋未真耶？

啓超又案：以上所鈔，皆言辨術之功，不可以已也。所謂誠其意者，無自欺也。大學

學只要鞭辟近裏，著己而已。程明道

刊落聲華，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。王陽明

學要鞭辟近裏，著己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，爲名與爲利，雖清濁不同，然其利心則一。王陽明

僕近時與朋友論學，惟說立誠二字，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，吾人爲學，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，自然篤實光輝，雖私欲之萌，真是紅爐點雪，天下之大本立矣。若就標末妝綴比擬，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，適足以爲長傲遂非。

之資。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。而不知陷於狠惡險嫉。亦誠可哀也已。王陽明

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。雖錢穀兵甲。搬柴運水。何往而非實學。何事而非天理。況子史詩文之類乎。使在我尙有功利之心。則雖日談道德仁義。亦只是功利之事。況子史詩文之類乎。一切屏絕之說。猶是泥於舊聞。平日用功。未有得力處。王陽明

學者大患。在於好名。今之稱好名者。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。抑末矣。凡其意有爲而爲。雖其迹在孝弟忠信禮義。猶其好名也。猶其私也。古之學者。其立心之始。卽務去此。徐曰仁愛

無所爲而爲五字。是聖賢根源。學者入門念頭。就要在這上做。今人說話第二三句。便落在有所爲上。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。開口便是如此。呂心吾坤

啓超謹案。學者聞辨術之說。莫不以爲迂。但今試問苟有所爲而言愛國。尙足爲愛國矣乎。故曰立心之始。卽務去此。不去此則率天下而僞也。

千古學術。只在一念之微。上求生死不違。不違此也。日月至至此也。王龍谿

雖在千百人中。工夫只在一念微處。雖獨居冥坐。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。錢緒山德洪

心迹未嘗判。迹有可疑。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。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。雖有褊心之人。亦不以此疑我。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。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。則人之相信。自將不言而喻矣。王龍谿

處事原屬此心。心有時而不存。卽事有時而不謹。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。因見聞而後有著力。此之謂爲人。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。羅念菴

學者不知一念之差，已爲跖之徒也。故視得志之人，責於國家，往往竊歎之。豈知己之汲汲營利，是其植根，而得志之時，不過成就結裏之耳。潘雲松

天命流行，物與无妄。妄者真之似者也。古人惡似而非，似者非之微者也。道心惟微，妄卽依焉。依真而立，卽託真而行。有妄心，斯有妄形。因有妄，解釋妄名，理妄言說，妄事功，以造成妄世界。妄者亡也。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。人心自妄，根受病以來，自微而著，益增洩漏，遂受之以欺。欺與慊對，言虧欠也。大學首嚴自欺，自欺猶云虧心。心體本是圓滿，忽有物以撓之，便覺有虧欠處。自欺之病，如寸隙當堤，江河可決。劉蕺山宗周

自欺受病，已是出入獸關頭，更不加慎，獨之功轉入人僞。自此卽見君子，亦不復有厭然情狀。一味挾智任術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心體至此百碎。進之則爲鄉原，似忠信，似廉潔，欺天罔人，無所不至。猶宴然自以爲是，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。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，馮道之廉謹，弑父與君，皆由此出。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，而罪狀有淺深，不可一律論。近世士大夫受病，皆坐一僞字，求其止犯欺者，已是好根器，不可多得。劉蕺山

啓超謹案：蕺山先生此論言妄欺僞三者之辨，最可體認。妄者猶佛說所謂無明，與真如本體相緣，殆人生所不免。欺則心之矣。然欺焉者，其羞惡之心猶有存焉。僞則安之矣。安之則性之矣。人而至於僞，更無可救。戒哉。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針，卽向外馳求四字，便做成一生病痛。吾儕試以之自反，無不悚然汗浹者。凡人自有生以來，耳濡目染，動與一切外物作緣，以是營營逐逐，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在外，其來舊矣。學者既有志於道，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。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。須知道不是外物，反求卽是。故曰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無奈積習既久，如浪子亡家，失其歸路，卽一面回頭，一面仍住舊時緣，終不知在我爲何物，自以爲我矣。曰吾求

之身矣。不知其爲軀殼也。又自以爲我矣。曰吾求之心矣。而不知其爲口耳也。又自以爲我矣。曰吾求之性與命矣。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。求之於軀殼外矣。求之於口耳。愈外矣。求之於名物象數外之外矣。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。所向是外。無往非外。一起居焉外。一飲食焉外。一動靜語默焉外。時而存養焉外。時而省察焉外。時而遷善改過焉外。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。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。仕宦則以肥身家。勳業則以望公卿。氣節則以邀聲譽。文章則以諛聽聞。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。學者須發真實爲我心。每日孜孜汲汲。只幹辦在我家當身。是我身。非關軀殼。心是我心。非關口耳。性命是我性命。非關名物象數。於此體認親切。自起居食息以往。無非求在我者。及其求之而得。天地萬物。無非我有矣。總之道體本無內外。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。所向在內。愈尋求。求愈歸宿。亦愈發皇。故曰君子之道。闇然而日章。所向在外。愈尋求。愈決裂。亦愈消亡。故曰小人之道。的然而日亡。學者幸早辨之。劉韞山

啓超謹案。以上所鈔。皆示學者以辨術下手工夫。先哲所言關於此事者尙多。要之講到真學術。千言萬語。不過歸著於此。此不過錄其最痛切者耳。而學者或疑焉。曰專標爲己爲學的。豈不近於獨善其身。提挈過重。則學將爲無益於世矣。應之曰不然。孔子所謂爲己。與楊朱所謂爲我者。全異。爲己者。欲度人而先自度也。苟無度人之心。則其所以自度者。正其私也。而先哲所謂一念之微處。不可問也。故傳習錄又云。釋氏只是一統事。成就一個私己的心也。陽明此語却非能見佛學真相者。今引之。但以證先哲所謂爲己之說。正與成物不能相離而已。然不能自度而言度人。正恐人之未度而已。先陷溺。又復借度人之口頭禪語。以自飾其污穢充塞之心地。陽明所謂誑己誑人終身而不悟者。舉國中多是此等人。寧爲國之福乎。孔子曰。是固惡乎佞者。其引此說以難昔賢辨術之要旨者。皆佞而已矣。

爲學莫先於辨誠僞。苟不於誠上立脚，千修萬修，只做得禽獸路上人。劉黻

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，但以市井人觀市井人，彼此不覺耳。劉黻

啓超謹案：此兩條最痛切，勿視爲嫉俗之言。

有友問三代下惟恐不好名，名字恐未可抹壞。王金如云：這是先儒有激之言。若論一名字，貽禍不是小小。友謂卽如今日之會來聽者，亦爲有好名之心耳。卽此一念，便亦足取。先生曰：此語尤有病。這會若爲名而起，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者，皆吾輩倡之也。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此門矣。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，從自己起見，豪傑建立事業，則從勳名起見，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。先生曰：不要錯看了豪傑。古人一言一動，凡可信之當時，傳之後世者，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。此一段精神，所謂誠也。惟誠故能建立，故足不朽。稍涉名心，便是虛假，便是不誠。不誠則無物，何從生出事業來。劉黻

啓超謹案：此言真乃勘析入微。我輩所當常目在之也。名譽心本是導人奮發卓立之一法門，但所謂名譽心者，與好名自有大別。如戰國時之武士，苟有損其勇名，則寧以身殉之。所謂寧犧牲生命，毋犧牲名譽，此卽所謂名譽心也。今日本此風特盛，西人亦多有之。孔子所謂知恥近乎勇也，若乃好名者則異是。彼其最終之目的，則利益而名譽不過間接之目的而已。一旦名譽與利益不能兩存，則彼所願犧牲者，於彼乎？於此乎？利益且然，遑論生命。此安可目之曰名譽心也。戴山所謂從來豪傑能成一事業，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，可謂千古名言。西人所謂煙士披里純也，其志願注此一事，目非是無見耳，非是無聞心，非是無慮。舉人間世最可歎羨之事，不足以易其志。舉人間世最困危之事，不足以奪其志。夫是以誠而能動也，而不然者，而謂能生出